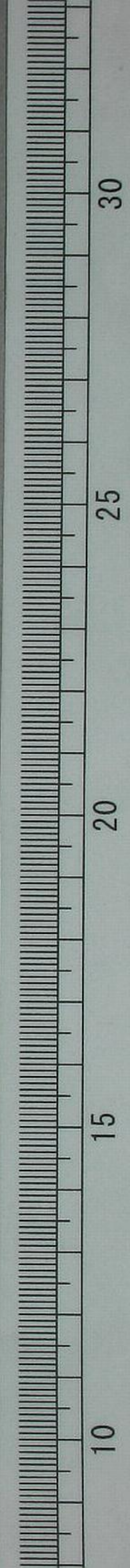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9
2



早稻田
圖書館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高誘注
文庫

韓齊為與國相與為黨與也有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宣王韓吾與國也

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田臣思不如聽之韓也子噲與子

之國子噲燕易王子昭王之父也子之其相也蘇代為子之說之於子噲曰堯

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劉無以燕賜我也我謂也

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

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舉拔也孟子曰子噲無王命而與子

宣王伐而取之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惠王秦孝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

未已齊讓又至已畢也齊王使赴張儀聞之謂武王曰

儀有愚計願効之王致効王曰柰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

多割地割今齊王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而伐之故儀願乞不肯

身而之梁梁魏齊必舉兵而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於梁不能相去離去王

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三川宜陽邑也從函谷關東出也而無伐以

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周西周王城也挾天子所都其圖籍

010190611685

故曰此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革車兵車也齊果舉兵伐之梁

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患憂也言今能令齊兵罷去也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

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

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

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

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

而納儀於梁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

也使儀言信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梁不伐

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犀首公孫衍也梁魏張儀謂梁王不用

臣言以危國梁王魏劉作因一本相儀儀以秦梁之齊合橫合秦之橫與

犀首欲敗橫欲敗張儀合謂衛君曰衍非有怨於儀也值所以為國者不

同耳理為君之事也衛君為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

前並參三人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祝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壇

齊王聞之怒於儀曰衍也吾雖仇而儀與之俱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

一本聽下有也字

昭陽為楚伐魏昭陽魏將覆軍殺將得八城覆魏將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

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

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言獨令尹最貴耳陳軫曰令尹

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昭陽譬喻楚有祠者祠賜其舍人

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

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

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

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居一本去足矣官之

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地足也昭陽以為然

解軍而去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五城趙邑講和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

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欲秦趙之

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倍秦倍秦則齊無患矣

權之難齊燕戰權地名也軒有齊燕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

處之趙薛公田嬰也魏處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

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
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唐曲逆唐今盧奴北盧縣也曲逆今蒲陰也是時屬燕
取之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君
矣向李也

秦攻趙長平平一本無長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楚一本無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

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秦續史記周子齊之謀臣史失其名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

而楚字皆作燕然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
此時蘇秦死久矣

中得而齊燕之計過矣失過且趙之於燕齊隱蔽也一本無也字齒之有脣也脣

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壺沃焦釜夫

救趙高義也高却秦兵劉本無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

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失過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

却周害也及韓却周割之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秦伐趙魏則亦不果

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

齊安得救天下乎

卷第十

齊三

楚王死懷王也為張儀所欺西與秦昭王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薛公田嬰也

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市猶求也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

中立王郢也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楚自立王質之無蘇秦曰不

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

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亟速也

也借致可以益割於楚益多取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

忠太子使之之本無亟去可以惡蘇秦於薛公可以為蘇秦請封於楚可以使

人說一本無人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秦謂薛公曰臣聞謀

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太子懷王非亟

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變改也負天薛

公曰善為之奈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

矣薛公曰善因遣之也故禮曰此以請行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蘇秦請行

王曰王曰所立項襄王也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

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已已太子也使齊奉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

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

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告致致故謂太子倍割楚以許齊也謁告告

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

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割地與齊使留太子齊嫌其少也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

齊必奉太子資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也延猶饒也及也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

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

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

不倍於王也齊無立太子辭必不倍求地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齊辭一作而為交必聽王

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雖為楚王大悅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為楚王使

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制楚者王也以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

言也而楚功見矣齊未必信太子言也而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

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秦使人請薛公曰夫

勸留太子者蘇秦也蘇秦非誠以為君也且以便楚也蘇秦恐君之知之故多

割楚以滅迹也今勸太子者又蘇秦也而君弗知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

秦故曰可使人惡蘇秦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秦也

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

秦也今人惡蘇秦於薛公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劉無知之楚王曰謹

受命因封蘇秦為武貞君武貞邑故曰可以為蘇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

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景鯉姓鯉名也楚懷

見重於天下者能得天下士之心故有齊國權勢也今蘇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劉作不善蘇

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途夫不善君者且奉蘇秦而於君之事殆

矣此於治曾本無今蘇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身與楚為讎也故君不如

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秦故曰可以為蘇秦說薛公以善

蘇秦蘇秦巧辭反覆且在此以上也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齊威王子宣王也孺子薛公欲知王所欲立立夫為

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服美珥則知王之所

孟嘗君一作孟嘗將入秦孟嘗君薛公田嬰號靖郭又文號孟嘗君也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

嘗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聞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

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

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挺至歲八

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壞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一則復西岸

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東海中有山名曰度湖上有大桃屈槃三千里其早枝間

置鬱雷主治害鬼故使世人刊此桃梗盡茶與鬱雷首正歲以刻削子以為人

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之

也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止猶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而孟嘗一作孟嘗令人體貌

體一作禮而親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未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文孟嘗

淳于髡曰敬聞命下一有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

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先王荆固而攻之清廟必

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齊宣王也曰諱先君之廟在焉疾

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言雖顛蹶而走請救於齊望仰而許

也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言辯者之說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懽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孟嘗君

也毀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也言道董之繁菁菁菁

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重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

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寸之功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者

也言故得為長者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持言也劉作豈持

孟嘗君識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劉無以補文字一本有之闕者先生

常補賢者之善言一人曰嘗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請集曾以臣之血湔其衽

湔湔田田稽稽游游取取字字明明或或作作督督鄭鄭游游取取請請掩掩足足下下之

短者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有或如使而弗及也勝股

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

子方段干木也文敬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愛猶或以問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

而內與夫人相愛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傳曰殺之君曰睹貌而相悅者人

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錯居暮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

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皮鹿皮帶願君以

此從衛君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睦也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

謂衛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殺馬羊

也血以相盟誓盟曰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如此馬今君

約天下之兵以攻齊結約是足下倍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為心

齊無以伐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臣輒以頸血湔足下衽衛君乃止齊人

聞之曰孟嘗君可語集劉善為事矣轉禍為功不殺其舍人是轉禍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悅敬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

魚鼈錯置也據處也猿狝猴置木而歷險乘危則騏驎不如狐狸所宜曹沫之

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曹沫魯莊公士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鐻與

農夫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舍

短也之猶用也收所長者用所不能及為也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

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

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直當曰直使也登徒

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

漂績別本髮標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足下謂先人有寶劍願得

獻之公孫曰諾獻獻公孫成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

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成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

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才勝萬人曰桀皆以

國事累君屬累誠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

何以待君待猶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成趨而去未出至中閨閨閨

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善快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成曰

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

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

不欲行許成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成曰未敢曰急受之因

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作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

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曾至一作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

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俱今求柴葫桔

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沮梗山生之草也及之舉黍梁父

之陰則郊車而載耳梗生焉言饒多也故曰郊車載也夫物各有疇疇類今髡賢

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言將復見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

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環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

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勤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

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國子曰秦破馬服君

之師圍邯鄲國子齊大夫也馬服君趙括也秦將白起括四十萬衆於長平而

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是淄鼠伊是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便計

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秦圍邯鄲魏使晉鄙帥師救趙畏秦不敢進軍軍次

蕩陰趙國急平原君勝使責信陵君公子無忌無忌乃竊魏王所與晉鄙符信以攝取其軍晉鄙疑之不肯授乃使朱亥推殺晉鄙取軍救趙故為天下備循

計劉備無此七字解邯鄲圍故曰使秦不有而失天下也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

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都國也故三國欲與秦壤界比也秦伐

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福劉曾一作覆三國之君兼二周之地舉

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封續用別本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

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一本亦下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

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距逆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

急三國趙魏楚界比也患憂也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

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

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卷第十一

齊四

高誘注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

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

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其一本無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

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本客上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

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

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

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

食用無使之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

收責於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

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

於憂而性憊愚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

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

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

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

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去視吾家

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

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

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

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

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
諶先生劉作顧謂馮諶曰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諶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
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
百斤西遊於梁謂惠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
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
馮諶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
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賈黃金千斤文車二馬服劍一封
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
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諶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
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集曾本無姑字高枕為樂矣孟嘗
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諶之計也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以使人劉本作君何不使人先觀秦王先觀秦王意者秦王
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
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媿
之以辭公孫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
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難寡人猶可乎公

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
義不臣臣曾本作不忠劉本作不忠此武后字恐非劉校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
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如此者五
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
王笑而謝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諭寡
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
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魯仲連謂孟嘗君續別本有君曰二字好士也雍門卷板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之
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
故也使文得二人者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
者豈有騏驎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有毛膺西施哉色與馬取
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齊士大
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
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
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

仁義

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簾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辯知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求萬物不備具而百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其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云無族是去滅云無族四字三本同一有四字集無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据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續云高士傳作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

堯舜的思想

老子九章

舜有七友續云陶元亮集賢輔錄引戰國策舜有七友惟陶方而續牙伯陽東不皆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着亟問不媿下學是故故下曾劉本有能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曾本無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劉本無受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曾本作制取集無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也觸知足矣歸反撲則終身不辱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

國策

卷二十一

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曾集本云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劉本無是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耳劉本有之王馬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集本無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以有民苟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劉本有兩以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比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一作弗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官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也田子辭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一本無與我赴諸侯乎左右嘿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鵠鶩有餘食下宮糴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蘇秦自燕之齊見於華章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生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

也不如聽之以卒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一本無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蘇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劉本有王曰對曰夫約然一本無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卷第十二

齊五

高誘注

蘇秦一本無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剡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非不銛而

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三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於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一無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

籍與多而兵勁則事劉本作是字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

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

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擯禍朽

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

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

強曾本無強字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

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

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

前事矣語曰麒麟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

勁非賢於騏驎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

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

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

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

十萬之衆盡胡人蘆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

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

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也字為志則

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

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今折轅集本作折轅而

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

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

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餉而華樂故其

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

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

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

理檐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

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

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

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

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日一作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

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

北一作此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三本同於齊者何也不啻於戰攻之患

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

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非咎咎一作喜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鬪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衽無席之一字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佚無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則一本以拒之患至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

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一作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卷第十三

齊六

高誘注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咥者續云古今人表孤愛師古曰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

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為閔王時

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償者閔

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兩血沾衣王

知之乎王曰不知贏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兩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

圻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

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君王

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

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一作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王孫

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

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一本

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

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

或讒之三字集無此十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

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

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一作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

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

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

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

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南陽

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

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錢劉一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

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為天下戮

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

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

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本

王同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

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曾無意者亦指燕

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去陶陶朱公也衛衛

公子荆也非也王邵曰魏冉封陶商君姓

衛富比陶世世稱孤寡錢作與齊久存劉作左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劬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

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

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伍伯首名高天

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

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

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曾無此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

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

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本有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

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

除忿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

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

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眾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

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菑一作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

分一本下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

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有貫珠者續元和姓

策齊有貫珠則貫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

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劉曰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

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

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

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

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舉

曰田單之愛人嗟乃

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

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於朝貂勃曰跽之狗吠堯非貴跽而賤

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

鬪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肥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

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肥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

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

萬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

曰夫一人一本下有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始曾字作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一作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挂頤攻狄不能續去音能下壘枯丘續去音音能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黃立則丈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尚矣歸於何黨矣宗廟亡矣魂魂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說苑作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一作城立於矢石之所乃劉本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劉本不可不償因以為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大史家庸夫大史敫劉本微女竒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曾添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汗吾世矣終身不覩君

王后劉下更有君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別本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曰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與一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可以為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栢栢栢佳建共者客耶續史記松栢耶佳建共者客耶

齊以淖君之亂一本添秦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洵之楚令三本同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洵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洵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洵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洵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卷第十四

楚一

高誘注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為楚謂宋王劉作楚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五國約劉作呂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呂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集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呂利其心必營我悉兵呂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蘭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呂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眾也呂廡於齊

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荆劉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一對

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曰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曰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曰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

言其後一本下更有三字此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曰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曰兩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曰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曰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

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

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

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夫苟不

難為之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

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

楚進兵大梁取曾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呂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

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

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

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

弑其王者而王終已曾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

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

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已曾不然無呂至此江

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呂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呂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女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真詰曰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

呂深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乙曰三字願君必請從死呂

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

道至今未效三同未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

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

旄而柳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

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臣身試

錢劉試一作式黃泉虜虻蟻續李善引願得式黃泉虜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

曾云又作式黃泉虜虻蟻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虜以御虜蟻藝文

類聚引安陵君經拭黃泉虜虻蟻新序作經黃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

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為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

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

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王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上其罪客因為之謂錢客因謂劉昭奚

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不可

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以故與奚恤客

曰非用故也曰謂謂曾劉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災國而

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呂弱新城圍之蒲

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

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則楚王何不呂

新城為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為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

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曾錢果以新城為王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為楚使於韓矯呂新城陽人子太子

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子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呂與公叔爭

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

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子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

趙五大夫不可收也得一作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加以

十乘行之事成子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

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蟠徐廣一作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

曰吾相一作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

大不如作如事君小不如作如處室呂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

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

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

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

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

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

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

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錢劉作陘陸之塞郟陽地方

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

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

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

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

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

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一作奉

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

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故

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

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

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

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

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

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

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

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

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

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

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

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平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一作舟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陳曾卒盡矣有一本無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怨於

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本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本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局一作晉必大開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集無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睢陳軫有所

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睢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睢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睢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孫本華作華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

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言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御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拊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楚自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自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盤楚自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願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楚自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闕於宮唐之上舍闕奔郢曰若有孤楚

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負雞一作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

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

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

豈悉一作余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

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

于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

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七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

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一作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挾拾君王直不

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卷第十五

楚二

高誘注

魏相翟強死為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字相魏魏秦

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字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

名今為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

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字太子為質昭謂景翠曰秦恐且因

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

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下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

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雖勝秦於重丘別一本丘蘇厲謂宛公昭

鼠曰王欲昭雖之乘秦也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

為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四國伐楚楚令昭雖將以

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相臧為昭雖謂楚王曰雖戰勝一本下字三國惡楚

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

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一本無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雖

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

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

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懷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懷曰何

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

羨又簡擇宮中佳醜麗好醜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

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為重挾寶地以為資

勢為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
鄭儂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直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
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
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儂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作敗一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
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
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
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
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
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
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子我東地
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追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
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一作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
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

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
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
里許齊齊令作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土身出王聲許
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

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
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
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

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王聲
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國去以上臣請西
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

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
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
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

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
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
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

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栖別本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

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卷第十六

楚三

高誘注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為

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為王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王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

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睢以取齊桓臧為睢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為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耶王不如舉惠子而納

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呂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作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呂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玉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偽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罔而進者必眾矣舍

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雖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一無之所以能為者以散其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劉無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卷第十七

楚四

高誘注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誦為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為福裁少為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君載一大名無所冠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噉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康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善一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

此孝子之所事親忠臣之所事君也鄭康知王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為見王則必掩其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康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康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康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荀子莊辛謂楚莊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

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祿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祿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喪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驪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蝨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

其小者也黃雀因是呂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

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呂其類為招晝游乎

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集無以上十字曾夫雀一本

而凌清風颺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苻盧

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礚礚續補左補何二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抃

矣故晝游乎集一無江河夕調乎集一無鼎鼎夫黃鵠其小者也蔡聖侯之事

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流續後語飯茹溪之疏注云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

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

受命乎宣王繫已以三同無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

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一無此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

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

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為擣里疾卜交也明

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擣里子矣卓滑因

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

其齒一本下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

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

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今屈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

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

辛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

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

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

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呂亳武王呂鄙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

籍之呂百里勢臣竊呂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

去之趙趙以為上卿續荀子未嘗為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

殷王而夏三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

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癘人憐王續韓非子談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云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音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至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癘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云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

續亦見荀子賦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禕孫與絲不知異兮閔姝子奢莫知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瘳也天下合合曾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

賦

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慨慨劉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一作中一遷延負轅不能上續索隱引戰國策改棘作棘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羸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窮巷沈淪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音音拔僕也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曾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

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
 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無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無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
 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一無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
 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
 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無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
 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一無可得孰與其臨
 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
 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
 續越絕記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環謂園曰我聞王差無嗣
 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見於春申君得幸於王矣園曰春
 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才人告
 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
 使彼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也彼必問汝汝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
 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
 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
 歸告女弟環曰吾姊於春申君與我明日夕於離亭女環曰春申君重言善文
 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重言善文

環鼓琴而歌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差無嗣屬邦於
 君君外淫不願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為之奈何無
 油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諾與女環通未終月
 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差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
 即王公也何為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諾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
 中相呼屬嗣者烈王曰諾即召而可之烈王大悅取之十月而產子男烈王死
 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
 曰諾即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項襄王秦始皇帝
 使王剪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
 吳三年幽王與春申君并殺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
 之二君治吳九十四年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
 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
 名為相國實一本實下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且崩太子衰弱
 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
 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
 國錢劉下而有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
 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
 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剗其脇殺之此所謂無妄之
 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
 恐乃云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

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為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丹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丹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為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廼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為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闢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續越絕書隋經籍志稱為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孱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

尤為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為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卷第十八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郟疵元和姓纂郟已姓青陽氏之後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郟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四本無勝趙二字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竈生畫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意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郟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三錢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郟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郟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驕復四本只作復劉作懷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

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
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
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
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
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
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無下趙字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
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
夫董闕安子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其餘政教猶存君
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
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
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麋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
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
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
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
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
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

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
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則齒寒今知伯
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為
人也鹿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
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
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張孟談於轅門之
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
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
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
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
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
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
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
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
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
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

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王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爲之奈

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曾本作扞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九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

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子之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蓋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恠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腹擊為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眾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曾改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元和姓纂各陽蘇秦之後今無聞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豚負書擔橐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

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秦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屬之離排五國之

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一作根高平於魏反三

公什清續云史記攻三公什清作堊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為上交今乃以抵

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為得韓危曾作社

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

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

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

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熒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

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眾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

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鉛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作為臣為鐵鉛者乎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擣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為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

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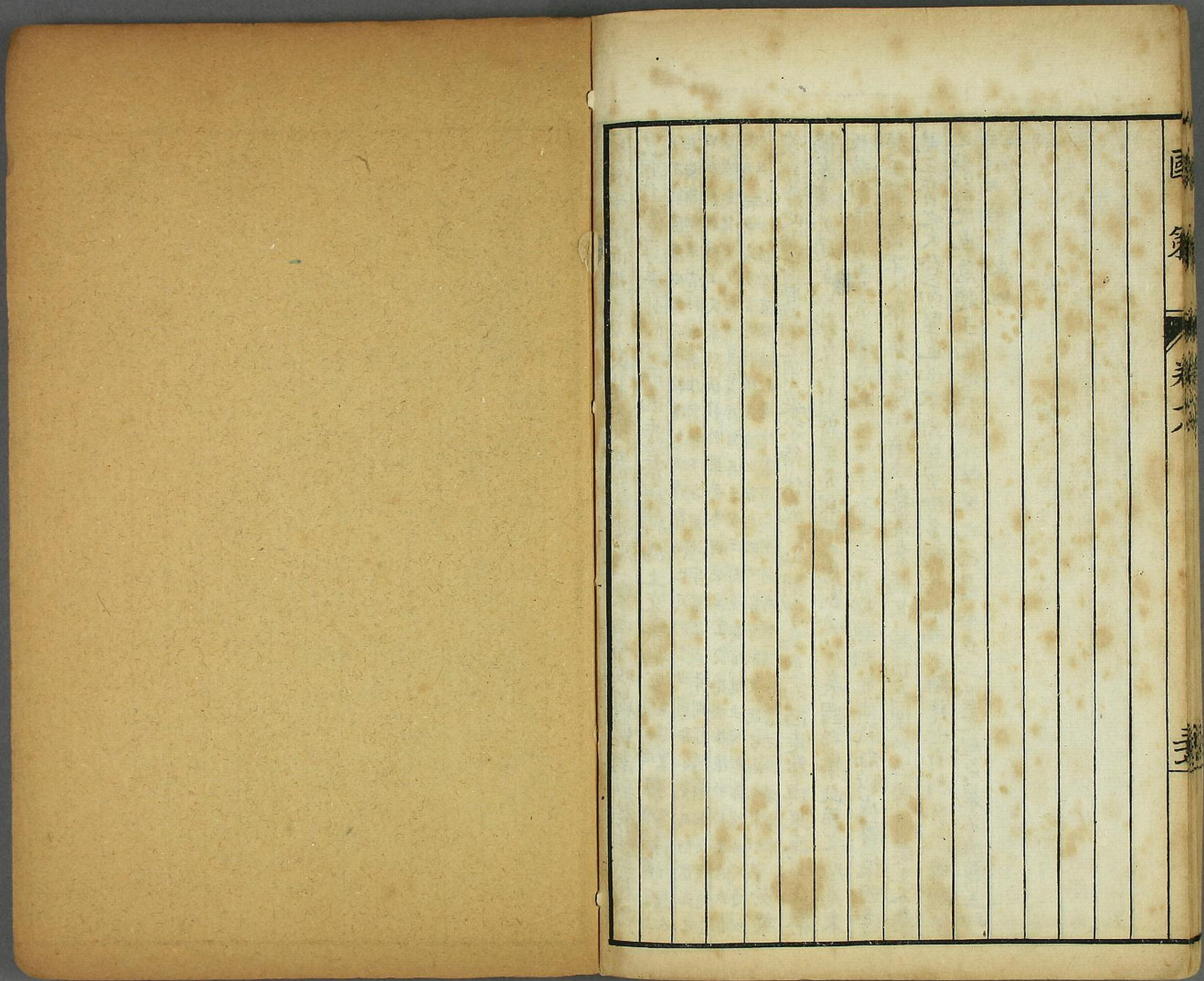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叶音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母伐樹木毋發屋室嘗然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劉本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有謀故殺劉作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

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免免曾作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續去改移續去荀子

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未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按移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國其主安主釋重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人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一無割挈馬免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為來

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成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成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而多求地



國

第

六

三

